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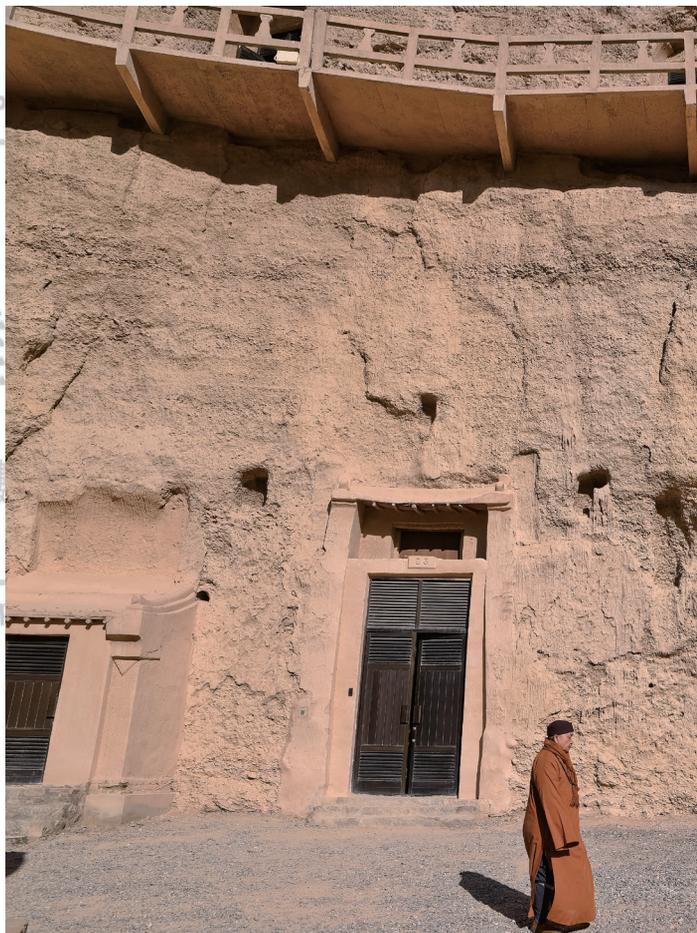
8)

你見你的窟， 我看我的佛

因為膝蓋不便的關係，這次到莫高窟，我去了敦煌研究院，沒再進入莫高窟。榆林窟與麥積山石窟卻是第一次進入，榆林窟得沿著河岸往下走好幾層樓的階梯；麥積山石窟則是得沿著狹小陡峭的階梯往上爬好幾百階。

去榆林窟那天的正午，陽光刺眼。下了車，導遊給大家發了便當，引導去河邊用午齋。我一往下望，榆林河水潺潺，東西峭壁直立，往下得行好幾百階，還得原路爬回來，我有些猶豫。

後來勉強一階、一階地往下走，應該將近百階，心裡一直想著回程如



何原路返回？幸運的是，隨車導遊協助交涉，可以從當地施工的安全門道路返回停車場，那裡得路是平的，可以推輪椅。那是條供工程車運輸磚石、挖土機所使用的水泥便道。既陡峭又傾斜，就如懸出手臂一般，由底部往上看，令人望而生怯啊！



（攝影：張鈞宏）

從谷底走上停車場馬路，這一切就有勞導遊先生了。當導遊推著輪椅，輪椅前進緩慢，轉折彎路時傳來的沉重呼吸聲，我能感受到導遊的吃力。相同的吃力，也出現在前往麥積山石窟入口，將近二十分鐘的斜坡路，推著我的是一位年紀不小的靳老師。

在麥積山石窟入口，隨團講解的靳老師推著我，解說著長廊上的壁畫，滿腹學識、滔滔不絕地說著麥積山開鑿的技術，我卻不時遠望前方法師們的情況，她們一個、一個依序進去了，一個接一個爬上了外掛懸臂式的階梯，一個接一個地沒有停留。望著他們漸行漸遠，感覺到這次出門，似乎已經超過我體力所能負荷。此時，見鑲師過來說票已買好，要我跟靳老師先進去。靳老師說：「這個進去就是階梯，大師父沒辦法的。」

「沒關係，先進去。」見鑲師



（攝影：張鈞宏）

說。

「一進入口就要爬階梯了，大師父不可能的。」靳老師繼續堅持著。

「沒關係，先進入口，先進去。」見鑲師一直鼓勵著。

兩個人還吵著，我呼喇地就站了起來：「好了，好了！一點點，我還可以。」

靳老師看我站了起來，一把就將輪椅收到入口處。

「我還可以」的一點點，具體來說是多少呢？入口處，崖壁上壯觀的佛與菩薩俯瞰大地，一派溫和；我則是懷著慨歎的心，仰頭望著沿山壁向外搭建的狹窄鐵梯。

「師父，多少走一點？」

「嗯。」

就這樣，多少走一點，這走一點，竟然走到了第44窟的前方。見鑲師驚喜地回頭跟靳老師說：「這不是那個『東方的微笑』嗎？我們買票了，只是沒趕上前面的隊伍，可以請他們來開鎖嗎？」

靳老師面露難色：「不行了。」

「可以的，不是買票了嗎？」見鑲師說。

「不行了，關起來就不能開了。」靳老師為難地說著。

兩人又是一番往來，我說：「打

電話給薛居士。」

薛居士就是這次的領隊，見鑲師打了電話給薛居士，劈頭就說：「哎呀！悟師父好不容易爬上來，就在第44窟前面，可不可以請人開窟，拜託、拜託！」

後來，薛居士跟靳老師講電話後，靳老師淡淡地說了句：「我去交涉一下。」

就這樣，他也是一個老人家，爬下階梯，又走回那段將近二十分鐘的斜坡，到購票處「交涉一下」。這來回將近五十分鐘吧，當靳老師氣喘吁吁地揮舞手上的票據，領著講解員歸來時，我非常地感動，這真是位大護法。

後來法師們也下山了，他們說看到了好多窟，就是沒看第44窟。不是沿著一樣的棧道往上走嗎？他們看到了我沒看到的，我看到了他們沒看到的——風景，還是各人所見不同啊！